

大寒生暖意

万雁

站在年末的渡口,抛却一切喧嚣和纷扰,回望二十四节气——

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……立夏、小满、芒种、夏至……就这样摊晾开来,信手拎出一个,似乎都比最后出场的它要温软和诗意。

寒,也就罢了,还是大寒。如此极致、凌厉和肃杀,它板着一张脸,毫无商量余地,没有松动空间,别说置身其间,光听,就觉寒气袭人。

旧时年月,某个大寒节气。北风似刀,一刀又一刀,将冷空气切割成千条万条,将枯瘦的枝条吹得瑟瑟发抖,毫无招架之力。即便教室门窗紧闭,仍然挡不住风的强势,它从墙缝钻进来,穿过桌椅、课本,走廊,穿过一个纤细薄、稚嫩的胸膛。她吸住鼻涕,走生了冻疮的手,翻开刚发下来的作业本——

你还没人数学的门!!! 八个红色大字,三个惊叹号,占据一半页面,透出一股尖刀般锐利的寒意,径直扎向她心口,她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。

放学后,她快步走出教室,迎着寒风奔跑,跑向父亲上班的工厂,想和父亲一起回家。当她蹇在大门口张望时,走过来一胖一瘦两位长者。胖者说:这娃娃长得还挺清秀,可惜生错了家庭。瘦者附和道:嘴,可不是,投错了胎,白长这么好看。

十一岁的她,不明白两长者何出此言,是因家境太过贫寒?还是因为父亲做人太过老实?虽懵懂,彼时的她都认为这是一种冒犯,甚至是羞辱。她深爱自己的家和家人,不允许外人随意伤害,欲直接回怼,去维护父亲,以及整个家庭的尊严。可是,待她想好应对之词,那两人已扬长而去。她怪自己反应迟钝,未能替父出气、为己争气,只得庆幸原地叹气,任寒风吹彻面颊,任漫天雪花将自己淋成雪人。

时光如水勿流,流过小暑、大暑、立秋、处暑、白露、秋分、流过寒露、霜降、立冬、小雪、大雪、冬至、小寒,眨眼又是大寒。彼时,奶奶尚在世,双鬓也未染霜,当西伯利亚寒潮一来,关节变僵硬,走路不灵活了,老人家总跺着脚、搓着手,反复叨咕:三九四九,冻破谁白……听着着实够多,耳朵几欲生茧,她从小便知,最冷不过三九和四九,而大寒节气,正处于“四九”时段。

谁白有没有冻破,她不知,也不知谁白是啥。但是,她看见了皴裂的土路、屋檐下悬挂的冰溜、翠竹上的冰叶子,以及双手拢袖、藏头缩脑赶路的中人。

行人中,一个头戴雷锋帽的年轻人走进家门,满脸堆笑握着父亲的手说,哥,快过年了,我要回老家,晚上的火车,特地来辞个行,以后就不来了,感谢哥多年关照!说完,他将一袋金刚刚放在桌上说,这个给娃儿们吃。

那天,她记得很牢,因为这位外地远亲的到来,全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,尤其是父亲,感动得不行,眼睛眯成一条线,不住称赞这人有人良心。她心里当然也是喜悦的,不过她的喜悦很简单,和父亲略有不同,仅仅因为那袋金刚刚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,物资相对匮乏,那色泽淡黄、形如海星、嚼起来嘎嘣响的金刚刚,可是她的童年最爱之一。然而,这份喜悦并未持续多久。次晨,当父亲经过工厂小卖部时,却被告知外地远亲以父亲名义挂账,账目是一袋金刚刚和一条金龙香烟,且有证人在场。父亲没有多说什么,尽管心里有些发堵,还是默默地清了账,此后也没再提及此事。可是,于年少时的她而言,本来很美味的小零食,可吃着吃着,却有股怪怪的味道。

也许只是领略过自然界的严寒,又经历了世道人心的凉薄与复杂,而这些又都与大寒相关,大寒是这些案例的底色。故而,她的大脑里形成了一个概念:大寒,就是冷。天冷,心也冷。怎会喜欢?

基于此,若将二十四节气按个人喜好排序,大寒毫无悬念位居榜尾,当然它也的确在二十四节气中垫底出场。

然而,生活总是充满变数。若干年后,花谢花开,风吹万里,她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单薄少年,在人生中的某个瞬间,她陡然对大寒的印象发生转变。

那天,时值周末,天朗气清。她和他临时起意,自驾去安康。先是游了五道峡,继而又来到清溪河。此时,离饭点尚早,他俩沿河而行,感叹清溪河水水质清澈,水中见石、见鱼、见流云。行至一株柳树下,她蓦然站定,郑重其事地说:今日大寒,我发现自己突然喜欢上这个节气。他问为何?她说,你看,走了这么久,没有丝网敷面,没有蚊虫叮咬,空气清新、干净,透着一股清冽之气,这清冽使人清爽、清爽。当然,最重要的一点是,不冷。他笑着回应,理由还挺充分。

为记录这份突如其来的美好,她将潺潺流淌的清溪河录了下来,顺手发在朋友圈。

就在他俩欲离开清溪河,去寻餐馆吃晚饭时,一条信息弹跳而出:看了清溪河的水,怎能不喝安康的酒?如果当我是朋友,客气话咱不说,速将位置发来。

她愣怔片刻,继而在记忆里搜索。说是朋友,其实交集并不多,交情也算不上深厚,也就两面之缘,她甚至不知朋友就在安康,还以为在鄂靖和黄蓉镇守的襄阳城。她迟疑着,手指悬而未落。透过朋友的话语,她能感知背后的真诚,倘若坚持本意,会显得却之不恭。

半小时后,朋友携先生赶来。在一家土菜馆坐定后不久,各色菜肴相继上桌,杂菜锅是主打菜,一锅纳百味,牛肉、羊肉、鸡肉、猪肉、笋子、干张等食材散发出浓郁、饱满的香味,袅袅热气蒸腾,犹如仙境般,还未开吃,心已热乎。

酒过三巡,菜过五味之后,两个初次相见的男人已形同故交,四手紧握不松开,热聊起美酒、时事与人生,而两个人久未相见的女人,则亲密地依偎在一起,轻声细语地说着掏心话。

亲,虽然咱们联系不多,可我一直关注着你。朋友说,在我心里,早已视你为一个重要的朋友,知道为什么吗?

她有些茫然,用期待的眼神示意朋友往下说。

不知你是否记得,有一年我们在武汉学习,因为某件事,有人在背后议论我,言辞极其尖刻,没人帮我说话,唯有你站出来替我说了一句公道话。从那天开始,我在心里对自己说:这朋友,我交定了。

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她说,过了这么久,你竟然还记挂在心上。虽然只是一句话。可是,我们这辈子,又能遇见几个愿意为你说这句话的人呢?通常情况下,大家要么沉默不语,要么随声附和,也许这是本能的自我保护吧。朋友说,那时的我们,还不能算是朋友,你却如此仗义,教我如何不感动。

她喉头一哽,眼里泛潮,低声说:我是在大寒节气,淋过雪的人……

朋友轻轻地捏了捏她的肩膀。

时间仿佛静止,两个女人在柔和的灯光下,在吊锅冒出的滚滚热气中,互相交换了眼神,那眼眸深处,似有万千星辰闪烁。

来,一切尽在酒中!她端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这酒,在体内迅速升温,驱散过往生命那些寒凉,大寒生暖意,一个浩荡的春天在眼前粲然绽放。

鼓板声里忆恩师

——缅怀张明智先生逝世一周年

徐宁

又是一年寒尽春来,荆楚大地的风里,仿佛还回荡着那熟悉的黄陂腔与铿锵鼓点。去年今日,我的恩师、一代“湖北鼓王”张明智先生溘然长辞,将他毕生挚爱的湖北大鼓艺术,和对后辈的殷切嘱托,永远留在了他眷恋的舞台与观众心中。一年来,每当我拿起鼓板,师父的音容笑貌便清晰如昨,那些言传身教的岁月,早已成为我艺术生命里最坚实的底色。

我永远记得13岁那年,师父从蔡甸农村将我发掘,带我走进武汉市艺校的大门,为我推开了湖北大鼓的艺术之门。在他眼里,艺术没有捷径,唯有“精益求精”四字箴言。排练时,哪怕一个字的发音,一个唱腔的起伏有丝毫偏差,他都会立刻严肃指出,容不得半点含糊;伴奏里的一点瑕疵,都要推倒重来。深夜里,他会反复聆听我们的练习录音,逐句标注需要改进的地方,第二天一早便带着我们打磨细节。他常说,曲艺演唱要“字正腔圆、有板有眼”,表演时脸上要有“春夏秋冬”,这简单的十二个字,我用半生时光去领悟,才明白其中承载的是对艺术最纯粹的敬畏。

师父的舞台,永远以观众为中心。他总说“戏比天大”,哪怕年事已高,每次登台前都会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,容不得半点马虎。我至今记得有一次在乡下演出,下着瓢泼大雨,舞台简陋湿滑,当唱到“父老乡亲”时,年过七旬的他依然毫不犹豫地跪了下去。那一刻,雨水与掌声交织,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烙印。从《亲生的儿子闹洞房》到《如此媳妇》,他创作演唱的千余段曲目,没有华丽的辞藻,却句句贴近生活,字字饱含真情,让湖北大鼓走进了千家万户,甚至远播海外,成为荆楚文化最鲜活的符号之一。

师父9岁学艺,11岁正式拜师陈谦渊先生,15岁就凭借精湛表演获得武汉市业余文艺汇演一等奖。从艺65年,他创作演唱了千余段鼓曲,录制出版的盒式音带近50种,牡丹奖、文艺明星奖等诸多荣誉加身。他借鉴相声的幽默、戏曲的身段、小品的生动,打破了传统湖北大鼓“一人唱、众人听”的单一模式,实现了虚拟时空的自如转换,一人多角的表演行云流水,让观众在虚实之间感受生活百态。他的作品扎根生活、贴近百姓,街坊斗嘴、婆媳相处这些家长里短的琐事,在他的鼓板下都变成了引人入胜的故事,既有着“善人有善果,恶人有恶果”的朴素价值观,又饱含着对小人物的深切关怀。

师父不仅在艺术风格上勇于创新,在指导我们创作作品时也同样精益求精。我至今清晰记得,师父指导我打磨牡丹奖获奖作品《不吃鱼的猫》的那段日子。这部14分钟的作品,师父陪着我琢磨了整整一年。他总说:“作品要接地气,要反映现实,才能打动观众。”为了让唱腔更贴合情节,他凌晨三四点想到了好点子,都会立刻打电话或发微信语音告诉我,怕我忘了,还反复叮嘱,让我随身

带笔和本子记录。那段时间,我的手机里存满了师父的语音,本子上记满了他修改的唱词。师父曾经创造在一晚上给我发了两百多条教我唱腔的语音,说实话,当时我心中还有些烦他老人家,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。而如今,随着师父的离世,我的微信里再也听不到他老人家发给我的语音了,这种曾经的“烦恼”对我而言却成了一种奢望。每当我回忆这些点点滴滴,都后悔不已。是啊,只有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和拥有的意义!那个曾经整天给你打电话、发微信的人,从此不再与你联系了。当我再试着拨打师父那熟悉的手机号码时,话筒里传来的却是“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”这句冰冷的话语!

师父常说:“学艺先做人,艺德为先,技艺为基。”这句话如同烙印,刻在我每一次的表演与创作中。记得刚学艺时,我急于求成,总想早点登台表演,基本功却练得马马虎虎。一次练习《如此媳妇》的念白,我因一个字的发音不准被师父严厉批评。“湖北大鼓是接地气的艺术,每个字都要让观众听得明白白,每个腔都要唱到观众心坎里。你敷衍基本功,就是敷衍观众,更是敷衍这门艺术!”师父的话语掷地有声,我当时又羞愧又委屈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可晚上演出结束后,师父却带我回家,师娘早已备好热腾腾的饭菜。饭桌上,师父语气温和了许多:“徐宁,我不是故意责怪你。咱们吃的是观众的饭,凭的是真本事。现在多吃苦,将来才能在舞台上站得稳。”那一刻,我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。他对艺术的严苛,源于对湖北大鼓最深沉的爱;他对徒弟的教诲,饱含着对传承的殷切期盼。

师父不仅在艺术上对我倾囊相授,在生活中更是对我关怀备至。早年他下放孝感农村时生活困顿,工作没了、工资没了,还要养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,最艰难的时候甚至要到菜场捡菜度日,他却依然放不下湖北大鼓,在田间地头为社员们演唱,用艺术传递温暖。后来生活条件好了,他却始终保持着俭朴的作风,把更多的精力和钱财用在了帮助他人、推广艺术上。他将获得的省劳动模范奖金一万元全部捐给重病的退伍军人,多年来累计为残疾人、失学儿童、特困职工等200余人捐赠7万余元,那些钱有他的演出劳务费,有他的作品稿酬,每一分都来之不易。师父常对我们说:“老百姓滋养了我们,我们要懂得感恩,要为老百姓服务。”他是这么说的,更是这么做的。无论走到哪里,只要有观众需要,他就会登台演唱;无论多大年纪,只要能对湖北大鼓的传承出一份力,他就毫无怨言。

我永远忘不了2010年“张明智告别舞台师徒巡回演唱会”的场景。当时师父的心脏已经动过两次大手术,搭了3个支架、4个桥,记忆力也大不如从前,他想把我们这些徒弟推荐给观众,让湖北大鼓的火种得以延续。可观众离不开他,

一次次掌声挽留,让他一次次重返舞台。2023年5月25日,师父80岁生日那天,千余鼓迷从黄陂、孝感、罗田、英山等地赶来,为他唱响生日快乐歌。彼时的他心脏里已经有了6个支架、4个桥,不能久站的他紧紧握住话筒架子,却依然精神矍铄地说:“只要观众喜欢,我就唱下去,还要带着徒弟们一起唱下去!”那份对舞台的热爱、对观众的深情,深深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

师父的一生,是与湖北大鼓共生的,更是“德艺双馨”的一生。他对待弟子倾囊相授,毫无保留,常教我们“学艺先做人”。病重卧床时,他还在深夜十点与弟子探讨唱腔。他曾与我约定,等春暖花开时,一起复排《婚礼上的“宾客”》,这个未能实现的约定,如今成了我心中最珍贵的念想,也成了我前行的动力。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,何为对艺术的执着,何为对观众的赤诚,何为对传承的担当。

2024年8月26日,是我最后一次和师父同台表演。那天他带着我们走进花城社区,表演新作《破镜重圆》。这部作品改编自他的经典曲目《亲生的儿子闹洞房》,融入了流行歌曲、楚剧、黄梅戏等元素,既保留了湖北大鼓的原汁原味,又增添了时代气息。演出前,师父还特意打电话让记者来录制完整视频,他说要让更多人看到湖北大鼓的创新成果。现场欢声笑语不断,观众的掌声拍得通红,师父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谁也没想到,竟是他留给观众最后的精彩瞬间。

师父曾说,湖北大鼓是他一生的牵挂,让这门艺术发扬光大是他最大的心愿。如今,我接过了师父手中的鼓板,也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。我知道,要达到师父的艺术高度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但我会以师父为榜样,坚守“学艺先做人”的初心,保持“扎根生活”的创作态度,秉持“守正创新”的艺术追求,把湖北大鼓唱得更远、传得更广。我要让师父的作品继续在舞台上绽放光彩,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门传统艺术,让湖北大鼓这颗璀璨的明珠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每当鼓板响起,我仿佛能听到师父的回应,那沙哑而亲切的唱腔,始终在我耳畔指引方向。

一年时光倏忽而过,师父的离去,是湖北曲艺界的巨大损失,但他留下的艺术财富与精神品格,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。这面湖北大鼓,我们会好好传承;这份艺术初心,我们会永远坚守。恩师张明智先生,您的鼓板声永远回荡在荆楚大地,您的艺德人品永远激励着后辈前行。愿您在天堂仍有鼓板相伴,而我们,定会让湖北大鼓这朵艺术之花,在新时代绽放更绚丽的光彩。

(作者系湖北大鼓非遗省级传承人、湖北省文联副主席、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)

相见亦无事

蔡小容

玥的房子在我家窗户的框里。晚上我进书房,开灯之前先看看他们那几幢高楼里一格一格的灯光,感受一下夜的氛围;就寝之前再看看,亮着的窗口少了。站在他们的楼顶天台也能看到我们小区。

住得这么近,见面也不经常,因为玥太忙。以前是经常的,因为我们的孩子小学初中都在一个班,接送、搭伴,周末或假日我们还常约着一起去钓鱼、去郊游、去骑行、去放风筝,一起打篮球羽毛球,说要给孩子们留下回忆。那时见面都是有这些事,现在我们见面,就谈不上有什么事。

我约她去CityWalk,她没时间。我一个人去到处处,走了好些地方,最后一站是归元寺花市。居然看到有银杏树卖,我马上买了两棵,一棵,她一棵。

“哎呀,这个我要!”她在电话里说。无须多言,一点就通,绝不认为送一棵树是荒谬的礼物。

我们马上约好去她家。我再盘出家里一盆三角枫,是我春天时从山坡上采来小枝养大的,两棵小树,一高一矮。“送你你去个好地方……”我拎着它们出门。

玥出小区上天桥来接。我和她都喜欢侍弄花木,她也曾送我不少花草。她先生出去了,留下话说出差买了两个国画摆件,让我挑一个。我也喜欢买这些,玥和我都喜欢在家“摆”这些,这么摆那么摆,看怎么摆最好看。

我们喝茶聊天,再上楼顶看她种的花,俨然一个小花园。远看我们小区,哪一栋是我家?连我都辨不出。去我家看看我种的各种小树吧?我也恰好有一个大理石摆件可以回赠。

银杏和三角枫在她的花园里了。“你俩好好的哦,这里比我们家还要好呢。”

我去她家,她来我家。见面不过为了花草草单,瓶瓶罐罐。

夏天我去了趟许昌,在一家小店里挑选了三个窑瓷花瓶。下雨了,我拎着店家捆好

打包的花瓶走了一公里多路,回酒店收拾,再去赶火车。三个花瓶有一个是给玥的,她买了点心来我家,喝茶吃点心,取花瓶。

有一天她来我家,是给我送盒子。我跟她说过,你如有不要的茶叶盒月饼盒,就给我呀。我家里各种盒子舍不得扔,装东西,做摆件。玥给我找了几个精致的盒子,其中还有饰品盒,是饰品的一部分,她拆了来给我。我说哎呀这不能要,我说的是你打算扔的那种盒子。

前几天玥打电话给我,说她买了磨豆机,可以磨我的咖啡。

不记得是前年还是去年有人送我一盒咖啡。我很少喝咖啡,偶尔喝一杯速溶,没有爱好。我看到包装上写印尼原产,想到我父亲早年在印尼生活,有所触动,想尝尝他早年尝过的味道。拆开来,却是咖啡豆,家里没有研磨的工具,丢几颗在茶杯里用开水泡泡,一点都不溶。我带着咖啡去老城区小街逛,找家咖啡店问可否付费请他们帮忙磨一盒咖啡豆,店员说不可能,他们的咖啡机里装着他们的咖啡豆。我打电话问玥有没有咖啡机,她没有,“可是,光磨还不行,你还得把渣子滤出来呀!咖啡机是一边磨,一边就出咖啡了。”我恍然大悟,难怪咖啡店的店员对我的问题有点无语的样子。

约好时间,我带着咖啡豆去玥家。她买的是磨豆机,不是咖啡机。她教我怎么磨豆,我们一边磨,一边闲话。一袋咖啡豆分五六次磨,都磨成了粉末。玥烧水,用滤纸塞在玻璃瓶口,舀几勺咖啡粉,小茶壶的沸水通过细颈小心地注入,她说内行人的手法能把小矿山似的粉末冲出个“陨石口”。咖啡从滤纸下方注入瓶中。喝一杯吧?虽然这咖啡豆不知道搁了一年还是两年了。一玻璃瓶正好两杯,我一杯,她一杯。味道非常醇正!没加糖,没加奶,微苦而适口,纯是咖啡的香,印尼产的豆子,辗转运出中国,来到我家,来到她家,终于找到出口,灵魂袅袅上升。我们都心满意足,这次见面好像把这桩无厘头的事打了个漂亮的结。



《事事如意》(国画) 张俊作

遇见一棵残缺的树

喻建设

江城的冬日,被一层湿冷的雾霭密密缠裹。寒风吹过街巷,卷起枯叶簌簌作响,小区里的人们裹紧衣领,低着头,在各自的轨迹里匆匆穿行。我亦是这人流中的一员,对朝夕相伴的景致早已熟视无睹,那些花草树木、砖石路沿,不过是模糊的背景,从未真正走进眼底,直到那个清晨,五岁的孙女牵着我的手,小短腿迈得噤噤响,忽然间,她猛地拽住我的衣角,小小的手指向路边那棵香樟树,语气里满是孩童特有的惊觉与好奇:“爷爷,你看那棵树!”

那是一棵残缺的树。此前无数次擦肩而过,我竟从未真正“看见”它。我们都太忙了,忙着应付柴米油盐的琐碎,忙着奔赴被生计划定的前路,忙着在岁月的洪流里追赶,连抬头瞥一眼身旁风景的闲情,都觉得是一种奢侈。可那天,我的目光落在它身上,竟再也移不开。

它的躯干只剩半截,像是被无形的巨斧生生劈断,右侧的断口处,粗糙的木质纤维外翻,深浅不一的纹路如一道狰狞的伤疤,在寒冽的天光下格外刺目。树皮早已失去了新生树木的光滑,皴裂得如同老龟干枯的掌纹,深深浅浅的沟壑里,积着经年的灰尘与雨水的痕迹,每一道纹路都刻满了岁月的风霜。可即便如此,那残存的躯干却依旧笔直向上,像一柄出鞘的利剑,冲破雾霭的束缚;更像一尊不肯弯折的脊梁,在寒风中稳稳伫立,每一寸木质里,都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与执拗。

最令人震撼的是,就在这半截主干的顶端,枝叶却偏要逆势而生,繁茂得不像话。深绿的叶片层层叠叠,边缘带着些许冬日的暗沉,却依旧透着蓬勃的生机,阳光穿过薄雾洒在叶面上,折射出细碎的光点,像撒了一把星星。那抹鲜活的绿,与斑驳残损的躯干形成了强烈的对照,却又奇异地融合在一起,构成了一幅极具张力的画面,让人望之便心生敬畏。

它一定历过一场劫难。或许是某年盛夏的狂风骤雨,惊雷劈断了它的枝丫;或许是某个深夜的意外撞击,硬生生折去了它的半边臂膀。换作寻常生命,早已在这般重创后枯萎凋零,化作一抔春泥。可它偏不。它要活下去,不是苟延残喘地活,是要挺拔地活,要在春天抽新芽,要在夏天有绿荫,要在四季轮回里稳稳站成一道风景。这份执拗的信念,化作了它不屈的腰杆,支撑着它对抗过无数次风雨,也扛住了命运的不公。

那天的风格外烈,寒气流窜进衣领,刺得我骨头缝里都发疼,我指尖发僵,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可望着这棵残树,心底却忽然涌上一股暖意,连绷紧的肩膀,都不自觉地舒展了。它用它的姿态告诉我:真正的困境从不是外界的磨难,而是内心的怯懦。它能舍弃一半躯干仍向上生长,我又怎能因一点风浪,就蜷缩起自己的人生?

后来每次经过,我都会驻足片刻。清晨的阳光穿过薄雾,给它的残枝镀上一层金边,叶片上的露珠折射出细碎的光,像是它眼里闪烁的倔强;傍晚的余晖将它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斜斜地铺在路面上,像个沉默而坚定的守护者。它不说话,却用每一片绿叶的舒展,每一寸枝干的向上,默默诠释着什么是坚持,什么是勇气。小区的烟火依旧喧嚣,行色匆匆的人们依旧低着头赶路,没有人留意到这棵树的特别。但是,我,读懂了它藏在残缺里的生命密码。

它成了我心底的动力源。晨起锻炼时,我会绕到它身旁,看它在寒风中挺立的模样;晚饭后散步,我会停下脚步,与它对视片刻,仿佛能从它的枝叶间汲取力量。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的坎,那些深夜里辗转难眠的焦虑,在这棵树的面前,都成了生命长河里的一段小插曲。它没有完整的身躯,却活出了最完整的生命姿态;它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,却用最朴素的生长,写就了一首最动人的生命诗行。

原来,生命中所有的遇见都自有深意。这棵不期而遇的残树,用它最倔强的时光,在我记忆里刻下了最温暖的时光,也悄悄教会我: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,总会有风雨侵袭,总会有意外创伤。但只要心中有信念,有勇气,就算身处绝境,就算身躯残缺,也能逆势生长,绽放属于自己的生命。

往后余生,无论风雨几何,我都要像这棵树一样,挺直腰杆,勇敢前行,在平凡的日子里,活成自己希望的样子。毕竟,人生如树,纵有残缺,亦能向阳而生。